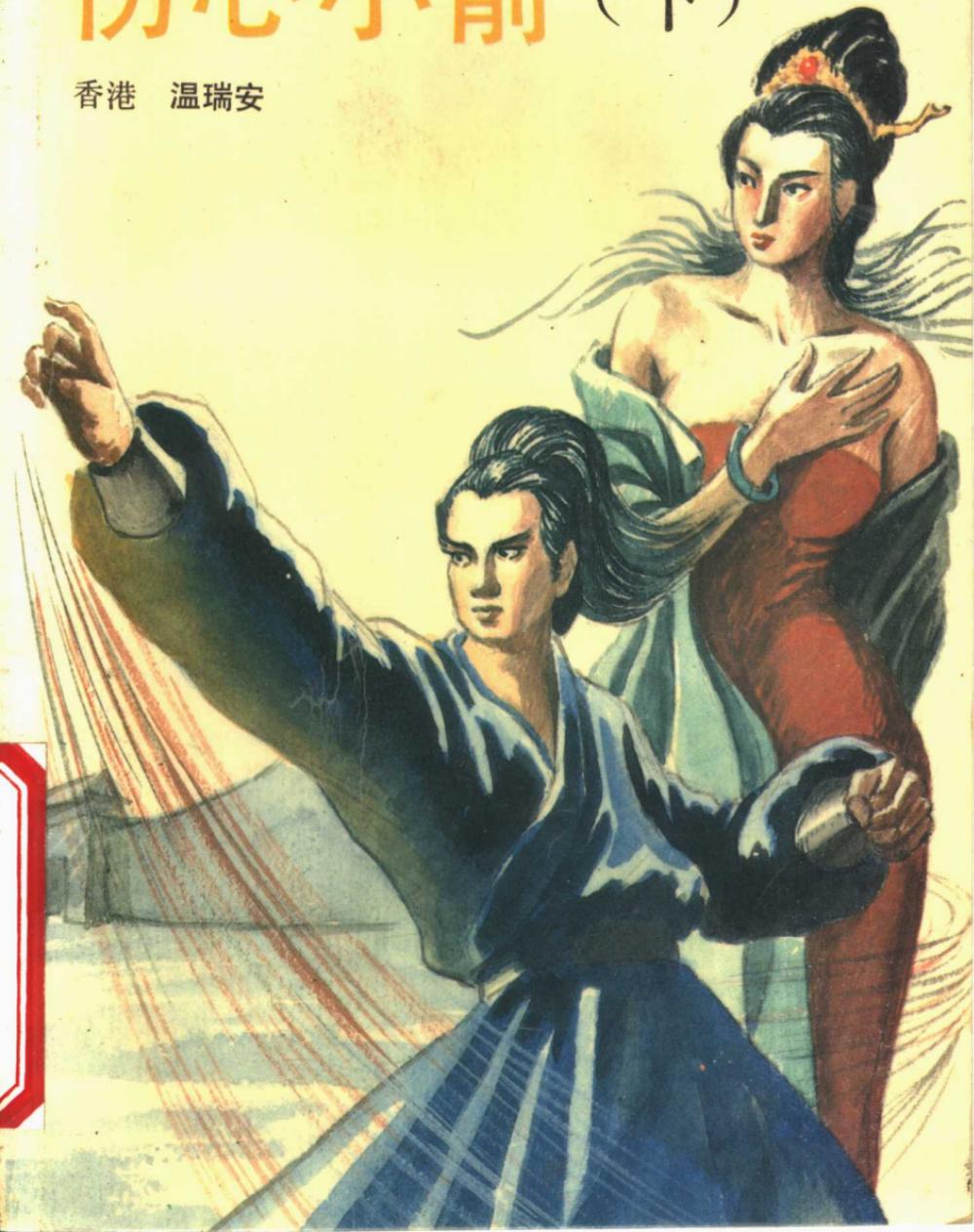


# 伤心小箭 (下)

香港 温瑞安



# 伤心小箫 (下)

香港 温瑞安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京

(京)新登字191号

书名 伤心小箭(上、下册)  
作者 香港·温瑞安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刷 文字六〇三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5 印张 460 千字  
版次 1993年6月第1版  
印次 199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291-2/I·17  
定价 12.80 元

# 目 录

## 前 言 如此笔法

## 第一篇：白愁飞的 飞

一 黑发、裸足、 玉指、红唇………	3
二 良机……………	8
三 玄机……………	12
四 夜机……………	17
五 早机……………	21
六 唱机……………	26
七 梦机……………	31
八 劫机……………	36
九 应机……………	43
十 搞机……………	51
十一 堕机……………	55
十二 坠机……………	59
十三 接机……………	62
十四 送机……………	65
十五 投机……………	70

十六 爆机……………	76
十七 班机……………	80
十八 误机……………	85
十九 相机……………	92
二十 撞机……………	98
二十一 跳机……………	103
二十二 晚机……………	108
二十三 落机……………	112
二十四 待机……………	117
二十五 航机……………	119
二十六 客机……………	126
二十七 货机……………	132
二十八 上机……………	137
二十九 旧机……………	142

## 第二篇：温柔的柔

### 第一章 我和她是一个 句号

三十 新机……………	153
三十一 妙机……………	160
三十二 扳机……………	163

三十三	候机	169	五十五	机变	289	
三十四	包机	174	五十六	机体	293	
三十五	良机	178	五十七	机尾	297	
三十六	军机	183	五十八	机头	303	
三十七	司机	187	五十九	机关	307	
三十八	战机	192	六十	机械	311	
三十九	伺机	196	六十一	机会	315	
四十	民机	201	六十二	机警	321	
四十一	闻机	205	六十三	机件	328	
四十二	专机	215	六十四	机翼	335	
四十三	禅机	221	六十五	机敏	341	
四十四	终端机	230	六十六	机灵	346	
四十五	随机应变	235	六十七	机长	352	
<b>第二章 像一个顿号的他</b>				六十八	机身	356
四十六	机深祸更 深	240	六十九	机场	361	
四十七	天机不可 泄露	247	七十	机能	366	
四十八	机锋	253	<b>第四章 像一个惊叹号 的我</b>			
<b>第三章 像一个逗点的她</b>				七十一	机钮	371
四十九	机理	258	七十二	机枢	375	
五十	机密	263	七十三	机舱	382	
五十一	机动	269	七十四	机智	387	
五十二	机逢	274	七十五	机票	390	
五十三	机师	279	七十六	机缘	394	
五十四	机心	283	七十七	机位	401	
			七十八	机簧	405	

### 第三篇：雷纯的纯

#### 第一章 大师、太师和 太师父

- 七十九 机括………415
- 八 十 机巧………421
- 八十一 机器………427
- 八十二 机遇………433
- 八十三 机要………437
- 八十四 机房………444

#### 第二章 假如我是天子

- 八十五 机枪………449
- 八十六 敌机………455
- 八十七 清白之躯…459
- 八十八 处子之身…465
- 八十九 玉洁冰清…470
- 九 十 血肉之躯…473
- 九十一 我爱你……480

#### 第三章 假如你是皇帝

- 九十二 温柔的小  
腰………485
- 九十三 杀死人的  
温柔………490
- 九十四 刀虫………494
- 九十五 塔里的男  
人………498

九十六 杀入重围…503

九十七 肉体有肉…507

### 第四章 怨女温柔

- 九十八 情感有情…513
- 九十九 黑刀………517
- 一〇〇 黑道………522
- 一〇一 白道………526
- 一〇二 楼里的主  
人………533
- 一〇三 温柔的相信  
还是………539
- 一〇四 杀出大围…542

### 第四篇：狄飞惊的 惊

#### 第一章 每天都一样的 惊变

- 一〇五 机………551
- 一〇六 随机………557
- 一〇七 传真机……560

#### 第二章 英雄有用武之地

- 一〇八 白费心机…567
- 一〇九 太空穿梭  
机………571
- 一一〇 公案不是  
禅机………576

一一一	机关算尽	战将难求…632
	失天机……582	
<b>第三章 带箭怒飞</b>		
一一二	生死由命	空怀大志，
	成败知机…590	一事无成…638
一一三	去除执著	养兵千日，
	心机趣横	欲用无人…643
	生…………594	
一一四	万里一条	一二二 受挫反挫，
	铁行事自	遇强愈强…649
	见机………600	
<b>第四章 英雄惯见亦平常</b>		
一一五	唯大英雄	<b>第六章 一路拔剑</b>
	能本色 ……606	一二三 宁求斗死，
一一六	是真名士	不愿苟活…654
	自风流……612	一二四 但求壮死，
一一七	宽心饮酒	不肯偷生…657
	宝帐坐……618	一二五 苟活不如
一一八	成败兴亡	痛快死……661
	一刹那……622	一二六 我活过，他
		们只是存
		在！………665
一一九	高手易得，	一二七 暮鼓，晨
		钟，红鱼，
		青磬………669
<b>第五章 天仇</b>		

## 后记 岂是涂鸦

## 六十九 机 场

万里望完全无法置信。

——他不敢相信方恨少刚才什么也没做，却只在他脸上吹了一口气。

他也完全无法接受。

——给方恨少吹了一口气的他，居然就已“完了”！

他停下了铁莲花，吼道：“什么完了？你才完了！”

“不，”方恨少冷静地道：“是你完了。”

“我完了？”万里望咆哮道，“我随手就可杀了你！”

“你尽管杀杀看。”方恨少施施然的道，“你运功力看看，别说我事先没提省你，嘿嘿，你忘了我姓什么了吧？”

“我怕你作甚？”万里望叫着，仿佛大声嚷嚷才能使他心情安定一些，“你又不姓唐，也不姓温。”

——武林中人都知道，蜀中唐门擅使暗器，老字号温家则善施毒，眼前这人既不姓唐也不姓温，那还有什么好怕的？

“对对对，”方恨少笑道，“我不姓唐也不姓温。”

他这样说，万里望反而害怕了起来：“你是方……你姓方，你……你……你！”

他一连“你”了三次，才说得下去，“你是‘金漆招牌’方家的什么人？”

“‘金字招牌’方氏一族，气功和点穴手法独步天下、冠绝江湖，”方恨少几乎连眼也不看他，“你管我是谁！”

——金字招牌方氏一族，气功称雄武林，与唐门暗器、温

家毒药、雷姓火器、蔡家兵器、梁氏轻功、班家妙手、何家怪招并称于世，他现在竟给这气功举世知名的小弟当面吹了一口“气”，他不登时气绝已算走运走到鼻头上了！

说起来，他现在的鼻头还真有些痒。

这时唐宝牛已制住了陈皮，这题材正好供他发挥：“你着了他的气功，这是最新最奇最绝的点穴手法，已无声无息的攻入了你的奇经百脉，你完了。你从长强穴至百会穴都为他一气攻破，人去楼空，黄鹤不复，你人在魂消，还不向我们求饶！”

万里望颤声变脸：“你……你只吹……吹了我一口气，我就……就……”

方恨少仿佛为他叹了一口气，“大象无形，大道至简，这你都不懂！”

万里望脸色惨变，方恨少又问：“你鼻子还痒不痒？”

万里望涎着脸道：“痒……痒……很痒……咱们无冤无仇，不过有一点小小的误会，可否……告知在下解救之法？”

“解救？”方恨少偏着头，一副心里盘算着要寄恩还是结怨的样子。

“是是是，高抬贵手，”万里望低声下气的哀求道，“放我一马。”

“解救的法子不是没有……”

“公子请吩咐就是……只要能保全身，我来世做牛做马，必报此恩。”

方恨少看着他的鼻子，忽一皱眉，“嗯”了一声。

万里望心头一凛，忙凑上了鼻子，心神恍惚的说：“怎么了？没救了吗？”

方恨少叹了一声：“没救了。”他一拳就挥了过去，同时再叹了一声道：“蠢得无可救药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万里望早已在八步开外跌成了一个大大的仰八叉。

万里望就跌在陈皮身边。

陈皮怒问：“你为什么要逃！？”

万里望捂着鼻子闷声道：“因为我不想像你那样给人逮起来。”

陈皮道：“你现在的下场岂不一样！逃不了反而落得个不敢一战的臭名！”

万里望鼻血长流，但反能忍痛反驳到底：“我是想杀出条血路召大队来救援你，谁说我逃！”

陈皮为之气结。

方恨少和唐宝牛却互相对望了一眼。方恨少说：“看来，这两人死都说成生的，黑都讲成白的，脾性倒似你！”

唐宝牛哼了一声，不说话，自顾自的踱到蓝衫街转往黄袂大道的角落，然后，也紧抓住那一拳碎剑却已然红肿一大块的手，痛得蹲下了身子直跳了七八下，才徐徐立起，宛似个没事的人，悠悠踱回蓝衫街来。

——这时，蓝衫街围观的人已经不少了，大家交头接耳，窃窃细语，在讨论刚才那一场是私殴还是仇杀。

在大城市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有机会来临，都是时机出现的场地，当年，在苦水铺一处废墟里，就成了王小石、白愁飞初遇苏梦枕以致日后飞黄腾达的所在。

在大都会里，每一个所在，都有机会存身；每一个地方，都有卧虎藏龙的人物。是以，一旦发生事，大家都出来围观

抢着，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要知道生事的是些什么人！

唐宝牛再转过来的时候，地上已不见了万里望和陈皮。

“你放了他们？”唐宝牛这可要兴问罪之师了。

“不然怎样？”方恨少反问：“你要养他们一辈子？”

“我还有事情要问他们呢，你却放了！”

“你要问什么？”

“关你屁事！”

“且说来听听，别出口不雅嘛。”

“他们鬼鬼祟祟的，要上哪儿去？害什么人？”

“我问了，他们都不肯说。”

“那你就这么放了？”

“不然怎样？众目睽睽，妇孺小孩都在，难道你严刑逼打么？这种下三滥的事，连何小河都不愿为之，你这莽夫也不敢公然行之吧？更何况我这饱读诗书的斯文人呢！而且我已另有所得。”

“嘿，我这才一转背，去看敌方可有援手，你却去当了个大好人！”

方恨少舒臂揽着高他一个头的唐宝牛，微笑低声道：“是是……你别死撑啦，你因手伤痛出来的眼泪，还留在眼角呢。大家心照，互不揭爆。嘻嘻。”

唐宝牛忙揩去泪痕。

方恨少见他手忙脚乱，忙安慰他道：“这两个不经打的东西，能干出些什么事体来？都只不过是白愁飞派出来的小喽啰而已，不过，手上倒有两件好玩东西。”

——假使，方恨少真的能够从已落在他们手上的陈皮和万里望问出个事由来，至少，就会知道王小石的亲人给囚在“八爷庄”，如果他和唐宝牛能先一步抢救，攻入“八爷庄”，或者，他们已做了一件确是比王小石和四大名捕都快了一步的大事。

人，本来就容易把机会轻轻放过的。因为机会来临的时候，总难分清好坏、轻重、大小的。

而人只要看不清楚自己就同样的分辨不出机会来。

——不过，有时候，得和失是很难判定的：你失去了这机会可能因而得到另一个更好的机会，而得到了这好机会其实是失去了另一个大好机会。

“你别生气了，”方恨少跟唐宝牛兴致勃勃的说：“这两人倒提省了我，我们有更重大的事要干！”

“更重大的事？”

唐宝牛对方恨少的话一向将信将疑。

“对，比打倒不飞白不飞还要重大十倍、百倍的事。”然后他以一副上将军重托于副将般的眼神和口吻问：“这样子的大事，你，承担得来吗？”

“天！有这样子的大事！”唐宝牛兴奋得淌出了口水，“没有我唐宝牛，能成事么！”

“对对对，没有唐巨侠，不能成大事。”方恨少又搂着这“巨人”的肩膀呵呵笑道：“真是成事必足，败事无余。”

然后他用力一拍唐宝牛肩膀，豪气的道：“咱们干大事去！”

总算，这些无头无尾的对话，在场围观这两名疯疯癫癫的

途人与蓝衫汉里，却有一名听得懂。

这人姓唐，名怀石，是“梦觉温宅”的高徒之一，听出话有蹊跷，情形不妙，马上着他身边的师弟周磊石通知了上面。

——上面，就是他的“党魁”。

## 七十 机 能

陈皮和万里望虽是折在唐宝牛和方恨少手里，可是他们身上主要的伤，却不是方恨少和唐宝牛下的手。

而是龙八太爷的手。

原因非常简单：

万里望和陈皮经此一役，自然不敢直接赶去“八爷庄”，也无面目返“风雨楼”复命，只好曲曲折折兜兜转转的绕路赶去龙八太爷府邸的后院，直扑“深记洞窟”。

却是这样一再耽搁，王小石等已先行一步，救出家人。

这时，龙八和多指头陀，都负了伤，都忿忿不平，迁怒于孙鱼带强故来犯，并忙着布置晚间接待“贵宾”的事，与相府的高手紧密联系，却听又有两名脸青鼻肿的自称为白愁飞手下的人正门不入、自后门混进来，只听利明走报：“他们确是白楼主手下，但却连令牌都没带在身上！”龙八一怒之下，也不问明究竟，只下令：

“给我捧打出去！”

这一来，合当陈皮、万里望遭殃。

动手的是钟午、利明、黄昏和吴夜，当真是不由分说。

两人受伤在先，又不敢真个还手，幸龙八这边的人也没敢

真个下杀手——因为大家都估量得出这只是龙八太爷一时火上了头所下的命令，可没意思要跟白愁飞结下深仇，因而都留了余地，却仍尽情的打，一泄王小石那一役中的余怒。

他们以为：没把这两人当场打死，已很给足白愁飞颜面了。

——白愁飞还该领龙八太爷这个情呢！

白愁飞听了陈皮和万里望的陈述，寒着脸没说什么。

看到白愁飞这样子的脸色，有些事本要向他报告请罚的，也只好咽回肚子里去了。

之后，龙八太爷派了个人来登楼造访。

来的人来头也非同凡响。

那是“落英山庄”的庄主叶博识。

叶博识跟白愁飞是很有交情的。

六年前，叶博识跟白愁飞交谈时曾不经意的说了一句：“以我这点微末之能，还能揽了个庄主来当，以兄之大材，却仍未能独当一面，实在令人扼腕长叹，痛惜不解。”

这句话对白愁飞影响颇大。

叶博识这次来，是龙八打了人泄了忿之后，知道个中有蹊跷，白愁飞说什么也是蔡京的义子，不好把事情闹得太僵，故请叶博识前来说明原委，并半暗示半炫耀的说明了：今晚“八爷庄”有大人物到，自是不容人搞扰。

白愁飞一一听了。

他没表示意见。

——当听到连那样的人物也会去八爷庄时，他当然就不能再有第二句话说了。

他特别酬谢叶博识，恭送他下楼，并请他代向龙八致歉认错，表明他日再向龙八太爷登门请罪。

直至叶博识去后——

白愁飞回到了“白楼”顶层。

上了楼，回到他的“留白轩”。关起了门。

然后他脱得赤条条地，开始怒啸、拳打、脚踢，几乎要把一切可以毁碎的尽皆毁碎，他指天、骂地，用尽一切最粗恶肮脏的语言，从王小石、苏梦枕，到孙鱼、龙八，无不连同祖宗十八代给他誓骂在内。

他苍白的脸因激动而胀红，心头一股怒火仍无可宣泄。

就在这时候，铜铃响了。

——有人登楼报告。

这时候敢来报告的，一定是亲信，而且必是非同寻常的急事。

所以他立即止住了骂声。然后深呼吸。

开门。

一名弟子跪在门前，正是利小吉。

白愁飞什么也没有穿。他雄猛、精壮、白皙、充满了精力气魄神采心志合并起来的魅力，且没有一寸多余的赘肉，全身机能都正值巅峰状态，是一种气和力、神和意的完美结合。

利小吉不敢抬头看他。

——就算有人不为白愁飞气势所慑，也为他杀气所制，不然，也不敢跟他寒傲若冰的眼神对视。

除了两种人：

一是杀气比他更大的，譬如元十三限、天下第七。

一种是能包容他的杀气的，例如：诸葛先生、王小石。

还有另一种人也可以：

那是完全体会不出他杀气的人。

这一种人很多，满街的贩夫走卒都是，就连我们的温柔大姑娘、唐巨侠宝牛先生，都可列入这类人。

“什么事？”

“有人要求见楼主。”

“什么人？”

“温姑娘。”

“温柔？她见我有什么事？”

“她……她不肯说。”

白愁飞冷哼一声，目光闪动。

“她说，如果您不接见她，她就打上楼来。”

白愁飞失笑：“就凭她？她一个人？”

“她是一个人来。”利小吉问，“咱们要不要把她撵出去？”

白愁飞沉默了一下。只那么一下下，就说：“赶她走？不，她来得正好，快去恭请她上来。”

“请她上来？”利小吉诧然问：“来‘留白轩’？”

白愁飞笑了一笑，他的人本来就很俊，这样一笑，还有点儿俏。

“快去。”他又补充了一句：“她上来后一盏茶的时间，你吩咐祥哥儿、欧阳意意烫一壶酒上来，你告诉他们，是‘胭脂泪’，记住，是：胭——脂——泪！他们自会晓得。”

他回到房里，对着铜镜望了自己全身一会儿，仿佛觉得很满意。

然后他就开始穿上衣服。

他特别拣了一套洁净的白袍，不过，里边却什么也不穿。

然后他就走到扶梯口、栏干旁俯视。  
入冬的斜阳如醉，只剩晕红一点。  
未几，他就看见他等的人，自楼里广场经过，他从上面望着她，在草坪上，伊英爽的走过，像一只辣椒那么红！  
她仿佛也感觉到有人在看她。  
她蓦然抬头。  
没有。  
楼栏空荡荡的。  
只斜阳如血，红。  
她心中闪过一丝迷惘，若有所失。  
然而，白愁飞就在黄楼楼顶：“留白轩”入口的阴暗处窥视着就像一个逗点的她，一步含情一上楼的上了来。

稿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与益华、志娜、当娜、超怡、宝予、虹霖、家和、叶浩、余愿、雨歌欢聚于黄金屋。

校于九二年九月底，个半月内（不吃任何减肥药物）减 23 磅。